

日前,《龙门飞甲》《金陵十三钗》等几档贺岁片相继上线争夺票房。《金陵十三钗》《龙门飞甲》分别以最高120元和150元IMAX版的票价,将国产电影票价推向了历史新高。

### 影迷是哪些人

金真

于一个人可支配月收入的0.5%。而在中国内地,一张电影票则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.5%左右。假设我们以0.5%为一个参考标准的话,在中国内地,每张电影票在10到15元之间是相对合理的,可现实票价却是超过这一合理值的10倍。

但为什么在高票价的情况下,我们的电影院依然有不错的上座率呢?

笔者虽没有详细的调查数据,但据自己的观察,发现看这些高价

电影的基本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情侣。现在,特别是在大城市,谈恋爱的成本代价很高。出去约会的话,免不了要逛街、娱乐、吃饭。现在两人吃顿稍像样的饭都要百元以上,更不用说购物、玩乐了,谈恋爱的经济压力着实不小。但看电影则不同,一场电影,若加上前后的等候、离场时间,可能需要三个多小时,以百元左右的价钱来“消磨”掉三个多小时的恋爱生活,其性价比相比较吃饭、购物而言简直就是经济实惠了。

不少电影傍晚晚场的价格虽更高一些,但有不少情侣选择随意买些零食带进影院边看边吃,这样还可以省去一顿正餐的价钱。

原来,就是这些情侣影迷在支持着高票价的中国电影啊。

我从小生在天目山区的青山绿水之中,对茶叶最熟悉也最亲切不过了。老家不仅田多,山也多,真可谓“田野上稻穗摇摆,山林间茶叶飘香”。采春茶的时节多雨水。妇女们身披蓑衣,头戴竹笠,或者就披着不同颜色的塑料布,肩背竹篓采茶忙。这时的茶山,是“娘子军”的战场……

### 心灵的茶

黄贞明

在茶乡长大,喝茶自然成了嗜好。茶乡的人喝茶讲究,我从小就知道,谷雨这一天采来的茶叶是最好喝的。母亲说:“谷雨茶能明目、清肝火。”

亲朋好友知道我爱喝茶,常常馈赠许多好茶,包装精美的普洱茶、铁观音、龙井茶、天目青顶、碧螺春,还有安吉产的白茶。而每年春上,我一定要在家乡朋友处买上许多谷雨前后的绿茶,让自己尽情喝个够。

茶是中国最早的饮料。从唐代“茶圣”陆羽的《茶经》,宋代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、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,到清代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,在那些发黄书页里,都有余香袅袅的茶香,弥漫着中华茶文化的气息。

夜晚坐在书房,泡一杯清茶,或翻看书页,或提笔写作,细腻佳茗,齿颊留香之际,文思像高山的云雾,在脑中氤氲升腾。茶香浸润肺腑的同时,精神便在虚静中升华净化。这个世界是喧嚣躁动的,但有了茶,就可保持一份心灵的宁静。

春节临近的时候,带着老婆一路颠簸从上海赶回山东老家过年,对我来说,一年到头也就春节能回家一次,自然是再开心不过的事情。可是一想到要派发n多的红包,不免再添几分“另类乡愁”。

回到家,行李还没收拾,就接到高中同学范建的电话,说腊月二十八要结婚,通知我一定要参加。挂了电话,第一个反应就是又要额外多出一份红包了。但回过神儿来一想:不对呀,小范是去年五一节结婚的啊,当时我还派了红包呢。不行,得问个清楚。

把电话打了过去:“老同学,怎么回事啊,去年不是刚结过婚嘛,你这是哪一出啊?”电话那头范建颇不以为然:“哎呦,还老同学呢,太不关心我了,那都是啥时候的老皇历了啊。前面‘五一’结婚的那个不到‘八一’就离了,兄弟我‘十一’再接再厉又谈了一个,这不,元旦领的证,过年了得请大家吃喜酒啊!”我彻底认输,这红包只得给!

腊月二十九,和家人一起去爷爷家过年。回老家前我跟老婆先通了气,堂兄堂姐家的孩子每人100元。不是我们小气,实在是这帮小鬼太多,又难缠,今年多给了,明年的行情还得涨,一个个都精明着呢。

进了爷爷家,不一会儿的时间,叔叔伯伯姑姑领着小孩子,小孙女都赶了过来,三叔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娃,我大体扫了一眼,清点了一下人数:大概有十几个,看来今年的“队伍”又“扩编”了。小侄子、小侄女一个个见了我和弟弟都叽叽喳喳地叫着“叔叔”、“叔叔”。刚想从口袋里拿红包,忽然大堂兄洪利哥开着“奥迪”钻进了院子。洪利哥这几年在北京生意越做越大,赚得钵满盆溢。这时,一个个小鬼已经把洪利哥这个“财神”给围住了。洪利哥二话不说,从包里拿出一沓崭新的人民币:“来来来,都站好了,一个个来,每个人两张……”洪利哥这么一喊,我和老婆坐不住了,洪利哥一下子把红包价码拉高了,我们这100元怎么拿得出手啊!情急之下,我和老婆连忙跑到里屋把红包都打开,再拿出皮夹取钱,每个红包再加进100元。搞得相当狼狈。

经过几天的折腾,随身带的红包和现金都抖得差不多了,远远超出了原来的“派发计划”,钱包也由“小康”变成了“特困”。因此决定不再出门,免得又“节外生枝”。

初一一早躲在床上打开手机,一条条的拜年短信呼啸而来,看得眼花缭乱。哦,过年了,也该给大家发条短信拜年啊。于是从一大堆拜年短信里挑了一条感觉还不错的,换上自己的名字给同学、同事、亲戚群发过去。

不一会儿,就收到一条回复,打开一看:“哈,老同学,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你嫂子年前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,年初四请大家吃喜酒。你小子手机换了也没告诉我号码,正愁怎么通知我呢,刚才收到你的拜年短信才知道你的新号,到时候一定过来啊!”唉,我就多余发这条短信啊!

## 红包劫

陈宁



春节临近的时候,带着老婆一路颠簸从上海赶回山东老家过年,对我来说,一年到头也就春节能回家一次,自然是再开心不过的事情。可是一想到要派发n多的红包,不免再添几分“另类乡愁”。

回到家,行李还没收拾,就接到高中同学范建的电话,说腊月二十八要结婚,通知我一定要参加。挂了电话,第一个反应就是又要额外多出一份红包了。但回过神儿来一想:不对呀,小范是去年五一节结婚的啊,当时我还派了红包呢。不行,得问个清楚。

把电话打了过去:“老同学,怎么回事啊,去年不是刚结过婚嘛,你这是哪一出啊?”电话那头范建颇不以为然:“哎呦,还老同学呢,太不关心我了,那都是啥时候的老皇历了啊。前面‘五一’结婚的那个不到‘八一’就离了,兄弟我‘十一’再接再厉又谈了一个,这不,元旦领的证,过年了得请大家吃喜酒啊!”我彻底认输,这红包只得给!

腊月二十九,和家人一起去爷爷家过年。回老家前我跟老婆先通了气,堂兄堂姐家的孩子每人100元。不是我们小气,实在是这帮小鬼太多,又难缠,今年多给了,明年的行情还得涨,一个个都精明着呢。

进了爷爷家,不一会儿的时间,叔叔伯伯姑姑领着小孩子,小孙女都赶了过来,三叔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娃,我大体扫了一眼,清点了一下人数:大概有十几个,看来今年的“队伍”又“扩编”了。小侄子、小侄女一个个见了我和弟弟都叽叽喳喳地叫着“叔叔”、“叔叔”。刚想从口袋里拿红包,忽然大堂兄洪利哥开着“奥迪”钻进了院子。洪利哥这几年在北京生意越做越大,赚得钵满盆溢。这时,一个个小鬼已经把洪利哥这个“财神”给围住了。洪利哥二话不说,从包里拿出一沓崭新的人民币:“来来来,都站好了,一个个来,每个人两张……”洪利哥这么一喊,我和老婆坐不住了,洪利哥一下子把红包价码拉高了,我们这100元怎么拿得出手啊!情急之下,我和老婆连忙跑到里屋把红包都打开,再拿出皮夹取钱,每个红包再加进100元。搞得相当狼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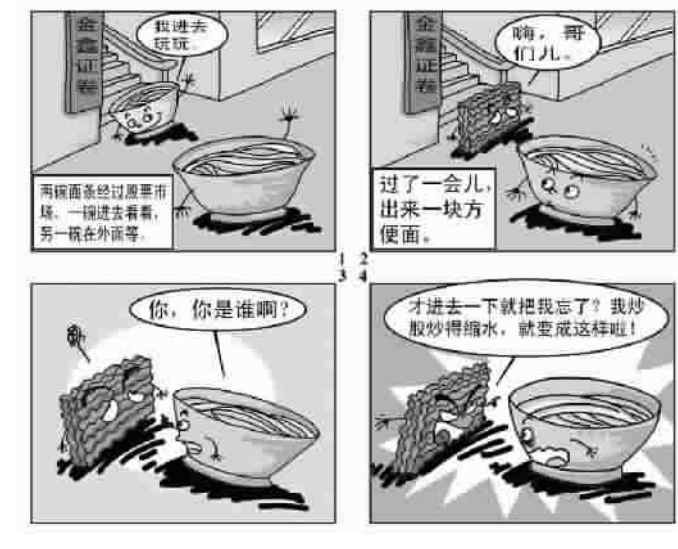
经过几天的折腾,随身带的红包和现金都抖得差不多了,远远超出了原来的“派发计划”,钱包也由“小康”变成了“特困”。因此决定不再出门,免得又“节外生枝”。

初一一早躲在床上打开手机,一条条的拜年短信呼啸而来,看得眼花缭乱。哦,过年了,也该给大家发条短信拜年啊。于是从一大堆拜年短信里挑了一条感觉还不错的,换上自己的名字给同学、同事、亲戚群发过去。

不一会儿,就收到一条回复,打开一看:“哈,老同学,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你嫂子年前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,年初四请大家吃喜酒。你小子手机换了也没告诉我号码,正愁怎么通知我呢,刚才收到你的拜年短信才知道你的新号,到时候一定过来啊!”唉,我就多余发这条短信啊!



七夕会 美食情怀



股市魔术

谈芳波

乐坛前辈韦骏,珍藏着一套失落近半个世纪,辗转大洋彼岸而复得的爵士乐队套谱。

改革开放后,已年近古稀的韦骏又重操旧业,和一班旧时乐人组织了一支老年乐队,长年在和平电影院演出。因这里过去叫皇后电影院,故乐队名为“皇后老年爵士乐队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仲夏的一个夜晚,大雨滂沱,但和平电影院内的歌舞厅仍灯火辉煌。这时,来了位不速之客,他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要找乐队负责人。原来,此人带来一套爵士乐乐谱,想请乐队演奏一下,听听音响效果如何。韦骏二话没说就应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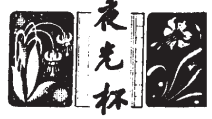
来者从随身的“拷克”箱中,拿出一大摞谱子请韦骏过目。只见那些乐谱的左上方和右下方都赫然盖有“凤凰大乐队”和韦骏的私人印章。韦骏看得惊呆了,急忙询问来者:我在解放前编配谱写的乐谱,怎么会到你的手中?来者说,他不久前去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探亲,在一次闲逛中,无意间在一家旧书店中看到有中文样式的乐谱,因为也是搞音乐的,就把它买了回来……谁想到,今天乐谱竟能物归原主! 这位武汉乐人执意无偿地将这套乐谱送还给韦骏。当晚,韦骏请这位来客一同宵夜,第二天又特为他送去这套乐谱的复印件。事后韦骏回忆:可能当年的“凤凰大乐队”中,有美国水手临时加盟,回国时,顺手牵羊带走了它。

这套失而复得的乐谱中,除了《美国巡逻兵》《兴致勃勃》《西波涅》等著名乐曲外,还有多首以手风琴为主的小乐队的伴奏谱。这些伴奏谱,都是韦骏专门为一批京剧名伶谱写的。抗战胜利后,上海的京剧舞台上演了新戏《纺棉花》,这是一出多样化的喜戏,童芷苓、言慧珠等都出演过。戏中除了有各种各样剧种的唱段外,还有电影插曲《疯狂世界》《何日君再来》的演唱。

正是因为这出戏的走红,当时的京剧演员在其他场合的演出,演唱电影插曲成了一种时尚。那时,童芷苓、言慧珠等人晚戏一结束,就赶到西藏南路、桃园路口的“香山堂药房”楼上,韦骏用手风琴和其他几位乐手为她们排练。由于京剧演员演唱时代曲,京腔太浓,起初效果不太理想。韦骏就要她们去掉戏剧程式化向音乐靠拢。在字头字尾的归韵、行腔、用意的错落有致上下功夫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、磨合,京剧名伶演唱时代曲,成了那时的一道文化风景。

## 失而复得的套谱

李定国



夜光杯